

动态 Mind

《如梦之梦》是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戏剧作品之一。故事讲述一位病人，在医学无法诊断他绝症的时候，开始了对生命的思索。整出戏像一次庞大的旅行，从主角的生命末端开始，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，从亚洲到欧洲，从生到死，从痛苦到解脱的可能性。2016年2月19日—21日春节期间，这部作品将重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。



Q:生活周刊 A:赖声川

创作是一种运气、一种缘分

Q:一部8小时的史诗大戏，在您眼里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戏。这点怎么讲？

A:这是《如梦之梦》第二次到上海，说这个话看起来很正常，但是它能来一趟其实是很“不正常”的，因为它不像一般正常的戏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剧场里演出，所谓的镜框舞台然后观众坐在台下，面对面去演。它是所有的观众坐在中间，演员绕着四周在走台。每一次演出，基本上都要改造一个剧场，把一个正常的剧场，撤掉观众席，只保留舞台。如果制作人想自杀的话，他就可以来做《如梦之梦》了。这部戏演员很多，布景非常复杂，又是8个小时的超长时段，排练场和演员训练要比一般的戏多出4倍的时间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制作。但是对观众来说，还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。

Q:您艺术创作这么多年，《如梦之梦》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？

A:其实，创作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做计划。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，包括《如梦之梦》的创作对我来说，算是一种运气，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有一次，我在印度旅行，心中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在我任教的台北艺术大学要做一部新的戏。很多年已经没有在学校做演出了，早年我每一年都在学校带着学生一起创作新戏。有些老师会有意见：“我怎么教服装、舞美的学生呢？”因为没有剧本给他们。我说有剧本，但是剧本确实是在最后一秒钟才完整。于是，后来我就放弃带着学生一起做创作。十几年过后，又轮到带学生创作，而且是要把120多个学生都带进来，先决条件就是人多。那年到了印度，在菩提迦耶这个印度最贫穷的地方，我坐在菩提树下，突然之间灵感来了，简单点说，像是我脑袋里放了十几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当一部戏，但是这十几个故事突然串到一起，构想一下子成形了。我在树下开始写，写完了密密麻麻的纸。回到台北大纲整理出来是29页。当时也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能不能做，因为感觉太长了。按照推理至少是14个小时的戏。

Q:后来，怎么把这个疯狂的念头搬上舞台？

A:当年我对艺术管理一窍不通，却被学校指派去开这门课。我出了一个题目给学生：《如梦之梦》的制作企划案，学生们用了一个学期交来的报告是《如梦之梦》是无法演出的。有两个理由：第一场地无法实现，商演的可能性很小；第二票房完全不可能消化制作费用。但是后来，我遇到了第一疯子，就是香港话剧团，他们答应配合我来实现演出。那时候，丁乃竺发疯了也坚持要做这部戏，当时20个演员都是学生，但是已经站在大舞台上。第一场，感觉水平有参差，因为有金士杰，也有大一大二的学生。

Q:有人说，您在这部戏里对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描绘和渲染，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为什么？

A:我的好几部戏都跟上海有着很深的关系。《如梦之梦》只是其中一部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？其实，也没有太多为什么。有一个理由是我的母亲小时候住在上海，她是宁波人，我们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地址“牯岭路4号”，它真实存在过，当然现在是消失了，它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待过的地方。故事设定的“天仙阁”在当时的四马路，现在叫福州路。这部戏让我们沉溺于上海的历史。在学校的好处是，会有研究生对上海做大量的历史考证，到后来我们都快成小专家了。对我来说，《如梦之梦》到上海演出，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点。

赖声川

它不是梦，是像个梦的梦

从千禧年释迦摩尼菩提树下的一个构想开始，对赖声川的创作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《如梦之梦》已经走过5年，2016年新春《如梦之梦》即将重返上海。如何因缘际会才让一部如此疯狂的戏剧，被数次搬上舞台，演员们还乐此不疲地享受这8个小时的耐力表演，只有赖声川才能解开这样的疑问。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资料



很多戏剧是在逃避生命，而《如梦之梦》是在直面生命和死亡。我不会逼迫你去思考，但我会用一个很能接受的方式让你自愿走入情境。

如果给《如梦之梦》加上一串关键词的话：赖声川、8个小时、即兴表演、上海味道、四面环绕式舞台、超大规模阵容……可以延展的信息要素太多了。对赖声川乃至对所有演员、制片人、剧场合作方来说，这些都创下了戏剧圈里的各种壮举。每一个人都说，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，可是一群近似疯狂的人，却一起疯狂地把它变成了现实。

在制片人王可然看来，按照赖声川的个性，他对制作费真的没有概念。“赖声川导演只负责导戏，他对制作费从来不敏感，也不关心。他甚至经常会搞错几个零。票房这种事情向来不在他的考虑范畴。”

王可然透露了一个细节，“曾经演完《宝岛一村》的时候，我和赖导在街上闲逛，当时我很得意，觉得《宝岛一村》就是一部巅峰之作，已经无法被超越了。正聊着的时候，赖声川很微妙地朝我一笑，边说：“我还有一部戏，叫《如梦之梦》。”

为此，王可然去翻了剧本，这部看起来有些平淡的戏，直到翻到第10页，都依然没有让他找到感觉。可是，看到第三天时，剧本进行了40%，突然在飞机上王可然就泪如雨下，刚下飞机，立刻给赖声川导演打电话，坚持要做《如梦之梦》。“故事铺陈充满了细节，那些看着平平淡淡的细节，却一点点钻到我心里。有点像温水煮青蛙。就是那种世事的无常，让人感觉到一种力量。就像老舍先生说的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的流动。”

从第一年就参与演出《如梦之梦》的主演徐堰铃，在赖声川的指导之下，深刻体会到了“即兴表演”的魅力。“最早在学校排演时，演员角色还没有指定，所有人都能演，也能代替别人演。每一场分派不同的人上去演出，台词会被记下。当你不在的时候，别的同学就会顶上你继续这些角色，每一轮的台词都有加上其他人的部分。就这样剧本一点点被扩充起来。”这是赖声川导演的创作手法，也让演员们对角色、对表演有了不同的视角。

“感觉代替别人的角色，没有负担，就会乱讲话，这样的日子一直到进了剧场，穿上角色的衣服。还时常被拉上去演一个路人，演一个尸体，你永远在一个你不确定的状态下，但是他训练了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真的。这种创作方式是一个立体化的过程，这就是赖声川导演的高明之处，我在这些角色里看到了生命的影子。我也演别人，就会体会别人的真实。他让我觉得我就是别人，别人就是我。”徐堰铃说。

而另一位演员刘美钰也是从第一年学生时代就跟着《如梦之梦》一路走来。“很少有导演把即兴创作做得很成熟，即兴表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赖老师会带我们体验角色，了解人物角色的历史、背景以及人物关系，好像跟角色走完了好几个人生。演员把这些人物背景消化了之后，在台上自然而然就会延伸，发展出台词。”